

□王厚明

由瓠里子谏“杀马治马”想到的

《郁离子》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寓言体政论散文笔记。在《郁离子》中有这么一则故事,瓠里子来到江西修水县艾邑,对这里的长官说:“不久前您的马车的左服生病(古代一车四马,居中的两匹叫‘服’,两边的两匹叫‘骖’),兽医说,让它吃活马的血就能治好。于是您的养马人派人来要我的驂马,我感到很为难,就没有给他。”

官员说:“杀死一匹马来救活另一匹马,不合人之常情,哪能这样做呢。”瓠里子说:“我私下也怀疑这种做法。既然如此,我已经知道您的想法,

还趁此机会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我听说治国者必定依靠农民耕种士兵打仗。农民和士兵哪个不是君主的百姓呢?因此士兵少了,农民就得不到保护;农民少了,士兵就无法得到给养。士兵和农民,犹如一个人的手和脚,哪个也缺少不得。现在您的士兵粗暴地对待农民,而您却不加以禁止;农民和士兵发生纠纷,农民必定吃亏,处境艰难。这是只看到手而看不到脚的作用。现在您的养马人只看到您不能没有服马,却看不到我也不能没有驂马,过去,陈胡公的元妃大姬喜欢舞蹈,于是河南淮阳宛丘一带的百姓都拔掉桑

树栽种杨柳。我真为您担心啊!”

瓠里子论辩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杀马治马”的荒谬做法进行类比,指出服马和驂马皆是不可或缺的马匹,士兵和农民也是不可舍弃的子弟,这两者舍其一犹如断人手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瓠里子言马是虚,谏处理好兵农关系是真,把自己的主张延伸到治国理政上,强调全面系统地看问题,不可“见手而不见足”,既不顾此失彼,偏执一端,又不内卷互伤、纵容放错,而应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善于两手抓,及时止损纠偏,才是真正的治理之道。

□刘琪瑞

小情调

偶尔的一句话,小小的一件事,常常令人品咂不已。

我在离家不远处的郊外开荒,开垦出一小片菜地,种了几样小菜:油菜、菠菜、茼蒿,还有一畦茼蒿,一小块一小块的,像老和尚的百衲衣。我经常拍照,在朋友圈晒出来,邀约大家来摘菜。有朋友说:“我不去特意摘,我要去偷菜,出其不意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我问:“为何偷呀?好好地摘就是。”她说:“当着你的面摘多没意思,偷你的菜才有味道!”随口吟了句歪诗:“偷来小菜厨中炒,邀月掬星共品之!”呵呵,这小情调极是挑动人心!

家乡种植一种黄姜,深秋至初冬时节霜色浓重才收获,香气浓郁,飘散得很远。母亲说,黄姜只有得了霜打雪浸,模样才好,味儿才正。每到小雪节气,她要腌黄姜腌冬菜,把几个装菜的大缸置于院中,让腌菜都盖上厚厚一层霜雪,美其名曰“霜菜”“雪菜”。

我想起《红楼梦》里那个“粉妆玉琢、乖觉可喜”的香菱,想起了她说的一段话:世间草木皆有香味,原不是花香可比,需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去……就连菱角、鸡头、芡叶、芦根得了风霜,那一股清香,令人心神爽快。原来,草木菜蔬也有小情调,这种小情调是经历了霜雪浸润的自然之香,需要你静下心来才能品到,才会获得。

读到一篇小品文,作者与在南方做生意的朋友微信聊天,调皮地把“如果

你一无所有,请用雪来款待我”这句话发去,朋友不懂她的小情调,直言:“我甚至不至于一无所有吧,你到深圳来,我大餐请不起,请你吃你喜欢的街边小吃还是请得起的。”作者忍不住捧腹,有点小感动,回复:心意已在,你已用雪款待我了……忽觉得这样的话眼熟,脑子里冒出了那个“长不大的孩子”,已故作家木心,他在《云雀叫了一整天》里说:“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雪飘下来,我是雪呀,我是雪呀,你的眉目笑语使我病了一场!”这小情调,美得令人有点心碎的感觉。

古人也有小情调。姚广孝年轻时在苏州妙善庵出家为僧,与隐士王宾友善。明成祖时,姚广孝做了太子少师,成为“黑衣宰相”,想请昔日好友王宾出山入仕,到其隐居之地西山找他,对王宾说:“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王宾回答得很有意思:“多情花鸟,不肯放人。”这情调虽小,日积月累,却溢满青山,足以快意一生。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而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没有大欲望的人是容易满足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抑或风雨霜雪,世俗烟火,都会让人生出小欢喜。小情调,这样最好,最为贴近自然,贴近幸福,哪怕一点小确幸,也会令人心动,像清水潭里的涟漪,一圈一圈微漾着。



筑巢

李昊天 摄

□王兆贵

雅量

看过一段鸡汤文,原话照录:“即便内心波涛汹涌,表面也要心如止水、云淡风轻。”能做到这般淡定,实属不易。可往骨子里看,这种所谓的雅量,岂不是装出来的?就像卖萌、卖惨之类的网红,或多或少有点表演的成分。

这样的现象并不新鲜,古已有之。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专辟一章说雅量,计有40多条。统而观之,其中不乏气度非凡的例子。如,嵇康临刑前索琴弹奏《广陵散》。但更多的是硬装出来的,所谓故作镇定、故作旷达。如,夏侯玄倚着柱子写字,当时下大雨,雷电击坏了他倚的柱子,衣服烧焦了,却面不改色,依旧写字。再如,王徽之、王献之同居一

室,屋顶突然起火。王徽之鞋也来不及穿就往外跑;王献之却慢悠悠地叫来随从,搀扶着走出去。

夏侯玄和王献之的淡定,还只是处变不惊,比起指挥若定的谢安来,实属小巫见大巫了。据史书记载,发生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的完胜收官。捷报传来时,谢安正在跟人下棋,看完文书后搁一旁,照常下棋。对局的客人料是前线战报,就问胜败如何。谢安淡然地说:“小儿辈大破贼。”应战的部署是他定的,前方统帅谢玄是他力荐的,打了这么大的胜仗,谢安能不高兴吗?可他硬是波澜不惊。

其实,谢安当着客人的面若无其事,送走客人却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掩门闭户,舞跃不止,欢喜如童,履齿竟折”。私下里高兴到这种程度,可见他在人前的表情是压抑的,从容是硬装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谢安的淡定。但是,类似表现实属装模作样,何谈气度?

雅量在褒义上是指宽大大量,靠的是内在修为。当雅量定格为标签时,就变得矫揉造作起来,为博虚名而故作姿态。因常人做不到,也就没了人味,剩下的只是一点小确幸,也就精神自慰罢了,或曰:演而优则红。

□潘玉毅

光明的温度,山知道,人知道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去云南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情了。此时,屋外的南风变成了西风,可那里发生的一切仍记挂在钱海军的心里。那里的老人,那里的小孩,那里认真负责的政协工作人员,如册子里精美的画作,在他面前一页页翻过,那倏忽即逝的时光,顷刻间仿佛又重新跑了回来。

时间回到9月,天气还有些闷热。应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政协邀请来到泸水市开展“千户万灯”公益项目的“时代楷模”钱海军,从古登乡马垮底村委会出发,前往位于该村自庆组的村民家中进行改造和走访。

这里到处都是绵延的群山,有些地方看着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要抵达着实得费好些工夫。而且从村委会到自庆组的道路未经硬化,受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路面并不平坦,汽车只能往山上跑一小段路,剩下的路就得依靠人的脚力。

为了将“千户万灯”改造需要的物料运送上山,14日下午,马垮底村委会工作人员主动帮忙协调了几辆摩托车帮忙运输物资。烈日当空,照着大地,没有树荫供人藏身。钱海军在泸水市政协、古登乡、马垮底村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志愿者步行上山。

通往自庆组的山路歪歪斜斜,基本处于爬坡的状态,坡度陡的地方足有五六十度。对于走惯了平地的人来说,这样的路无疑是有些崎岖的。

山路陡峭,为了安全起见,摩托车驾驶员们将改造物资运到山腰处便停下了,志愿者们手提肩扛,向着目的地进发。

道路两旁的玉米和丝瓜都是寻常物,却没有绿树浓荫,太阳直直地照在 person 身上,不一会儿就将人晒出一身汗来。走得累了,他们就稍微歇上几分

钟,然后继续出发。

太阳火辣辣的,将手臂、脖子、鼻子晒出道道红印,钱海军的兴致却很高。能够走到村民家去,为此间百姓的安全用电、幸福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他觉得非常开心,哪怕爬再陡的坡、走再多的路也不觉得累。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就这样,经过2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来到了傈僳族村民腊翁波的家。

腊翁波家有3分水田、6亩山地,主要种植玉米、核桃、辣椒和豆类等作物,还养着4头猪、15只鸡。他原本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经去世,而孙辈们都还年幼,家里缺少壮劳力。平时除了地里的农活,他们也会去附近打些零工,贴补家用。

2020年,在泸水市政协及地方各级部门的助推下,腊翁波一家实现了脱贫,也添置了不少家用电器,现在房间里电视机、电磁炉、烧水器等各种电器应有尽有,但是由于缺乏安全用电方面的知识,房间里的电线存在线路老、线径小的问题,用的插线板也没有国家的3C认证,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一个不小心就会引发火灾,有些电器设备根本用不起来。

看到这些,钱海军更加坚定了通过“千户万灯”活动改造助推马垮底村人居环境提升、“唤醒”沉睡电器的决心,与泸水市相关部门一起,以实际行动为“脱贫首先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在后头”做注脚。

拆线、接线、放线,安装空气开关……他们进屋之后,就忙碌开了。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不知不觉已到了17时20分,志愿者们仍埋首其中,认真地改造着,还借助政协工作人员的翻译,向腊翁波一家科普起了安全用电方

面的知识。

“既然看见了,就要把它改造掉、改造好。”钱海军表示,不管多晚,也要让腊翁波一家把电磁炉等电器安全地用起来。

钱海军等人在进行室内照明线路改造时,有两个年轻的傈僳族小伙先是远远地看着,继而又走近了些,眉眼间表情充满了向往。

其实,马垮底村是配有一名电工的,但是受限于地形等原因,村民家中遇到用电方面的难题时,很难第一时间赶到,只能自己进行“应急处理”。所谓的应急处理,其实就是把线头搭接,用塑料纸缠一缠,只要灯能亮起就行。这么做显然是存有隐患的。

“要是自己也会电工多好!”怀着这样的初衷,两个年轻的傈僳族小伙打从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来到自庆组实施“千户万灯”改造以来,一直跟在后面,想要学习一些电工知识和操作技能。得知他们有这方面的意愿,钱海军收了他们当徒弟。

经过4个多小时的努力,改造完成。看着屋里整齐规范的线路,腊翁波和老伴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屋里变了样,用电更安全了,谢谢你们!”从腊翁波家出来,天色已经由明转暗。钱海军等人又顺着蜿蜒的山路走访了村民二中华家,为后面的改造提前做好排摸。待他们下山,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志愿者们拿出手机,照着脚下的路,远处星光点点,一如他们心里光明,又似他们脚下的行动。在云南的那些天,这样的日子是钱海军等人的常态,大山为他们记录了一切。如今回到了慈溪,眼前仍时常浮现怒水奔腾的样子,梦寐萦怀,钱海军的心早已飞去了云南,回到了傈僳族同胞的身边。

□彭友茂

少见才多怪

“少见多怪”指见闻少的人遇到不常见的事物就觉得奇怪,常用来嘲笑一个人见识浅陋。将这个成语一掰两半的话,前面的“少见”与后面的“多怪”正好构成因果关系,即因少见,才多怪。

从古至今,不乏其例。先说古人。一次,苏东坡读到王安石的诗句“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时,觉得违背常识。于是不再多想,提笔将“叫”改为“照”、“心”改为“阴”,自信满满。等他60多岁被贬到海南儋州才发现,原来,诗中“明月”非指月,是一种鸟,“黄犬”非指犬,是一种花瓣(像小狗),始悟自己以前太孟浪,错怪了王安石。由此可知,汉代牟融《牟子》里所说的“睹囊驼,谓‘马肿背’”,那个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晋惠帝发出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雷人语,皆因少见而多怪。

再说今人。现代人,条件好,经历丰富,活动范围广,但少见多怪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能提着裤子骂光腿,我就是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9年前,在福建莆田参加完第23届全国杂文联谊会年会后,我于一帮文友去武夷山旅游。爬山时,导游让大家在一片竹林

旁留步,介绍说,这片竹林里,许多竹子的茎秆不是圆的而是方的。大家一看,可不是嘛,很多都是方的。没有这次见闻,谁若说竹子茎秆有方的,我会认为他在捉弄人。

我这人五音不全,不会唱歌,但非常喜欢听歌。一直以来,每当听到《幸福万年长》“前浪推后浪哎”这句歌词时,我纳闷,词作者何以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经典用语作对?这疑问一直缠绕在我心里。直到有一年夏天,这个死结才解开:这天,我在观看我们那儿沂河里开展的龙舟赛时,因为距离近看得清楚,这回我总算明白,在江河湖海里行船所产生的浪,不同于江河湖海本身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引力形成的潮汐所产生的涌浪;后者确乎“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前者呢,浪花是由船头劈波前行“犁”出来的,态势是不折不扣的“前浪推后浪”。有了这次见闻,我庆幸自己以前虽老在纳闷、质疑,但并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包括个人发表的文章)造次行事,也就省得赔笑大方。

最近的一件小事,再次强化了我对“少见,才多怪”的认识和理解;以前,我只知道立竿见影这个词,从未听

说还有个“立竿无影”。11月9日晚,我看央视播放的航拍中国·第四季·广西节目时才知道,在广西大明山(又叫大鸣山)密林深处,藏着北回归线标志塔,塔顶上有观日孔。在夏至正午时分,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里绝对(接近)直射状,北回归线地区就会出现短暂的“立竿无影”现象。“立竿无影”这种自然景象,只存在于北回归线至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一年中都有两次太阳垂直射向地面的时刻。要不是怕浪费报纸版面,还能再列举出更多容易让人少见多怪的事情。

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必就是为了避免一个人孤陋寡闻少见多怪。现实又恰恰是,无论谁都有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没到过的地方,没掌握的信息、知识。解决的办法,正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若经济条件或健康因素受限做不到行万里路,那就在读书上下功夫,读不到万卷万卷也要努力读尽可能多读。而对那些有钱有闲有健康,颇能“玩转地球”的人来说,如果其旅游只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别人一问什么都不知道”,借用犹太人的一句至理名言表述:不读书,行万里路也不过是个邮差。

□游宇明

给时光以生命

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这种情况:有的人有一定文化素养,做事的能力不差,也活到了相当寿命,因为过分懒散,始终庸庸碌碌;有的人寿命并不长,只是因为他们天资聪颖、勤奋异常,在某个领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人们经常惋惜他们的英年早逝,比如唐代的王勃,比如当代的海子。借用漫画家傅树清的一句话,前者是“给生命以时光”,后者是“给时光以生命”。当然,寿长寿短并非判断是否“给时光以生命”的标准,它的真正标准是人生的作为。

我喜欢给时光以生命的人。诚然,任何一本史书,其厚度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每个人的功业都带进无穷的远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人真的努力行走了,国史没记载你的足迹,省史也许记载,国史没记载,还有市史、县史、乡史可能记载。退一万步,就算所有正统的史书没有记载,记录我们美好行迹的还有无处不在的人心。早些年我常去乡间采风,发现一些不载于史书的过去的人物,只要干过对本乡本土大有益处的好事,乡人说起他们来总是眉飞色舞,颇以他为荣,这些人的生命其实同样被时光铭记了。

人一旦希望给时光以生命,他自己就有了要求。他最先在乎的是羽毛的洁白。东晋殷仲堪做荆州刺史时,恰逢水灾,吃饭只用小小的五碗盘盛菜,此外便没有什么菜了,饭粒掉在桌上,他会捡起来吃掉。他觉得清贫是士人的本分,不能因为当了大官丢了根本。殷仲堪希望坚守的是为官的清廉。宋代刘安石被任命为谏官时,内心忐忑不安,对母亲说:“朝廷任命儿子做谏官,就须以身报国,若有灾祸,母亲怎么办啊!”母亲说:“谏官是天子诤谏之臣,你父亲想做而没有做成。你有幸居此要位,就当摒弃自身私报答主上,不要因为母亲年老而自洩放。”刘安石的母亲姓甚名谁,我没有找到历史记载,但她却以自己的深明大义在时光里留下了一行脚印。

某些人做事讲究“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如果付出的辛劳多于收获,便会有些不爽;如果根本看不到回报,更会高度郁结,甚至干出非理性的事来。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心态,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看得见”的利益,不在乎星辰大海。追求“给时光以生命”的人想法完全不同。付出了,有所得,他们当然也高兴;付出了,得到不多或者没有得到,他们也耐得住寂寞。此类

人知道,一个想走向远方的人总是要经历沟沟坎坎的,你遇到了,正常;没遇到,是特别幸运。左宗棠率湖湘子弟平定新疆,功比泰山,青史留名。其实,他早年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就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后来差一点因一点小事被“就地正法”。如果左宗棠一定要“收获”与“得到”对等,斤斤计较过往的惨痛,他还能走出奔赴曾国藩的幕府帮办湘军的第一步吗?

时光是一条永远波涛汹涌的河流,它到底会冲走些什么、留下些什么,有一定的随机性。一般来说,成就大功业的人,比如司马迁、李白、李时珍等等,岁月一定会记住他们,如果遗漏了他们,我们某个领域的历史就不太好叙述;成就相对较小功业的人,比如刘安石之母,时光能不能给他们善意地记一笔,还真有些偶然。只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只有干出些有价值、值得铭记的事,时光的流水才可能不冲走你,如果连这个想法都没有,那就只能送你一句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给时光以生命的前提,永远是给生命以灿烂的光芒!